

打開詩的天窗

台灣現代詩外譯展移地紀州庵展出

文／邱美悅 紀州庵文學森林企劃 圖／紀州庵文學森林

「台灣現代詩外譯展」移師到台北紀州庵文學森林，並推出四場講座活動，開幕座談由台灣文學館館長李瑞騰主持，陳黎、金尚浩與談，另三場分別邀請葉覓覓與王榆鈞、李敏勇、鴻鴻與玩詩合作社分享現代詩的多元面貌。

2013年春夏之際，國立台灣文學館的「台灣現代詩外譯展」移師台北紀州庵文學森林展出（5月25日~6月16日），呈現台灣詩壇與世界文學交流之豐碩成果，也彰顯台灣詩人的藝術高度。本展共計挑選80位詩人各一首外譯作品，包括英、日、法、德、韓、蒙古、塞爾維亞、羅馬尼亞等多國翻譯版本，以中、外語文版本並列展示。除了現場的展出，尚有四場講座活動，分別為5月25日的開幕座談「臺灣現代詩譯的世界交流小史」、6月1日「用音樂翻譯詩」、6月8日「我讀詩·我譯詩的悲歡歷程」分享會、6月15日「用藝術翻譯詩」分享會等。開幕式中，台灣文學館館長李瑞騰教授表示，台灣現代詩外譯展的意義希望加強國人對於台灣文學外譯的重視，「台灣文學外譯」是源自文化部前身文建會的「中書外譯」計畫，業務移轉到國立台灣文學館後更名為「台灣文學外譯」持續執行，也將訴求精確放在台灣文學的輸出。除了著作出版外，今年11月更有與法國里昂大學合作的工作坊，相信更是另外一項突破與挑戰。

「臺灣現代詩譯的世界交流小史」座談會

緊接著開幕式後，舉辦「臺灣現代詩譯的世界交流小史」座談會，由李瑞騰館長主持，邀請作品有多國譯本，本身也與妻子張芬齡老師進行詩歌翻譯工作的陳黎老師，以及長年從事台灣現代詩外譯韓文的金尚浩教授與談。陳黎老師回顧自己參與國際詩歌交流活動的紀錄，1999年首次參與荷蘭鹿特丹國際

詩歌節，並且做好準備翻譯與會詩人的作品，更開始以翻譯的方式與國際詩人進行交流，而參與詩歌節後，更體認到文學與外交一樣不能局促在自己國內，文學家必須踏出國門去開展自己的眼界，也提升自己國家文學的能見度。

金尚浩教授笑著說自己每周的生活很規律，因為在台灣沒什麼朋友，除了教學就是在翻譯，已經翻譯20年，想趁年輕的時候多做一點。而台灣已成為他第二個家鄉，讓台韓之間詩歌能更進一步交流就像人生志業一樣，這是從父親就開始進行的工作。提及父親是韓國知名的詩人與學者金光臨，對戰後韓國詩壇有很大影響，更與台灣詩人陳千武與日本詩人高橋喜久晴等，自1982年起，發起創辦《亞洲現代詩集》，因而促成在三國輪流舉辦亞洲詩人會議。

葉覓覓與王榆鈞：用音樂翻譯詩

除了文字的展現以外，詩還可以是什麼？

現代詩比起其他文類，往往是相對自由、多元的。為了推廣現代詩閱讀，不只針對文學愛好者、專業讀者而討論詩的本質與意涵，本次活動特別邀請詩人葉覓覓與音樂人王榆鈞，結合音樂、影像與行動藝術，和讀者分享當代詩創作的豐富面貌。詩不只是文字，它更可以透過音樂、藝術，讓詩意滲透、轉化。

當晚一共演出13首詩歌，包括夏宇、鴻鴻、阿多尼斯、葉覓覓、吳俞萱、周夢蝶等詩人的創作。榆鈞的歌聲時而高亢，透露豐厚的情感與轉折，巧妙運



開幕式中，李瑞騰館長(右2)與詩人學者陳黎老師(右1)、金尚浩教授(左2)、文訊雜誌社封德屏社長(左1)印下「詩的牽拖」。

用館內的空間特性，用「不插電」的形式演出。除了歌唱，詩人葉覓覓也以自己拍攝的照片、影像，結合現場唸誦、裝置，在演出的時候伴隨發條玩具、氣球等物件的聲響，提供觀眾做另類的互動。現場有詩、有歌，也有影像和裝置互動。不時傳來觀眾笑鬧聲，與欲罷不能的掌聲。

會後的分享討論中，葉覓覓談起自己的創作大多與夢有關。她會將夢境記錄，由夢境取材，彷彿在降靈的狀態完成每一首詩。而榆鈞將「詩」變成「歌」的創作歷程也相當有趣，她的方法是「一直看」，透過重覆閱讀（不一定發出聲音）直到腦中浮現旋律。對創作者而言，詩歌創作與演出似乎都是一段等待的過程，過程中能夠將感受轉化為詩、轉化為歌。我們期待的是，除了讓讀者以不同的方式進入詩、認識詩，透過演出也激發了許多通往詩的美好可能。

李敏勇：「我讀詩·我譯詩的悲歡歷程」

李敏勇是台灣少數作品被翻譯成最多國語言的詩人，在這次「我讀詩·我譯詩的悲歡歷程」分享

會，讓我們能更進一步了解他的生活觀與世界觀。他並非以翻譯家為職志，會開始從事翻譯是因為他想要從國外的詩歌作品得到養分，但是在台灣卻很難找到相關的著作，因而開始翻譯詩歌，至今已經從事翻譯工作四十多年，他認為「閱讀是種翻譯、翻譯是種閱讀」，透過這種「譯讀」的形式，創造出將翻譯作品與他的閱讀注解融合在一起出版。

二戰結束後出生的李敏勇迫切地想要拓展觀看的視野，因此在1970年代，李敏勇在寫詩之外也開始譯詩的工作，翻譯的範圍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外國詩作，他想要了解世界上的詩人在戰後如何生活、成長與寫作。李敏勇第一次介紹外國詩人及詩作是在《笠詩刊》，他發表捷克詩人巴茲謝克（Antonín Bartušek, 1921-1974）的33首作品。在分享會中，李敏勇更帶來他翻譯的詩集：《沉默抵抗：捷克/巴茲謝克（A.Bartušek 1921-1974）詩選》、《革命之花——拉丁美洲·詩人之國，尼加拉瓜民眾詩選》……等，他的詩作朗讀、他講述的詩人生命故事，都值得我們細細品味，跟著李敏勇一起尋找詩的寶藏、認識世界。

鴻鴻與玩詩合作社：用藝術翻譯詩

詩人鴻鴻的身分相當多元，包括電影導演、劇場工作者，同時也是優秀的策展人。在他的規劃之下，不論是電影節或詩歌節，都展現了不同以往的面貌。從他身上也可以發現，詩人不見得只寫詩、讀詩，許多創作者的身分、創作類型都是複雜的，他們可以透過音樂、影像、裝置甚至「行動」體現詩的各種可能。

鴻鴻首先介紹了「行動詩」的概念。從他帶領學生的街頭塗鴉談起，他認為都市的空間充滿「合法」廣告、政治宣傳等。如果不帶商業色彩、利害關係的，單純是在牆上寫一句詩，會是什麼樣的風景呢？鴻鴻帶領學生至街頭，他認為這些詩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，不是為了圖利特定團體，而是把文化、文學與藝術帶給每一個人，每個人可能都會有不同的感受，所以塗鴉不見得是髒亂、破壞市容等刻板印象，比起那些醜陋的廣告，「行動詩」反而達到美化都市的效果。他也播放了自己製作的影像詩，以及台北詩歌節的部分影像、聲音作品。在在顯示詩的展現有著各種可能性。

「玩詩合作社」是一群愛好詩、用各種物件創作詩的素人團體。團員不只有詩人，更包括藝術家、文創工作者與普通市民。詩人許赫提到，玩詩合作社的核心概念也是把詩介入日常生活，例如他們曾經在《蘋果日報》分類廣告刊登詩，不僅讓找工作的人不經意讀到詩，也提醒副刊編輯、文學讀者詩漸漸式微的現實，因為副刊竟然沒有詩，我們只能在分類廣告裡面找到詩了。他們也曾參與牯嶺街創意市集、社區晚會等活動，讓居民對詩「強迫中獎」。玩詩合作社的成員也曾製作過詩拖鞋、詩車票、底片詩、象是一首詩等十餘種「物件化」的詩。直到現在他們還每年參與詩展、詩歌節或創意市集等活動。

六月，是詩人的月份，台灣現代詩的外譯與國際交流，更在詩人與國立台灣文學館的持續努力下，相信會有更寬廣的天空。☒



李敏勇認為「閱讀是種翻譯、翻譯是種閱讀」，透過這種「譯讀」的形式，創造出將翻譯作品與他的閱讀注解融合在一起出版。



對創作者而言，詩歌創作與演出似乎都是一段等待的過程，過程中能夠將感受轉化為詩、轉化為歌。（圖左：王榆鈞，圖右：葉覓覓）



鴻鴻帶領學生至街頭，他認為這些詩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，不是為了圖利特定團體，而是把文化、文學與藝術帶給每一個人。